

南派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河鬼棺/南派三叔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7. 5
ISBN 978 - 7 - 5317 - 2148 - 2

I. 黄... II. 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8361 号

黄河鬼棺

作 者 / 南派三叔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楼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20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1000 × 640 1/16
印 张 / 16
数 / 175 千
次 /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次 /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/ 24.80 元
ISBN 978 - 7 - 5317 - 2148 - 2



黄河鬼棺

目录

第十五章

黄河水鬼

第十六章

半年后

第十七章

七天的诅咒

第十八章

死亡

第十九章

偷

第二十章

湛江

第二十一章

帝汤溺水

第二十二章

黄河龙神

第二十三章

漳

第二十四章

九龙坑

第二十五章

王尸

第二十六章

混乱



水就把整个黄河眼填满了,那石台和里面的黑色影子,又隐藏到了这断水湖的深处。

当天晚上,村里很多人都梦见那老头,在对他们做手势,好像是在说六十一,六十一。但是当时,谁也不知道这六十一,是个什么意思。大家只知道从此以后,那个老头子,再也没有在村里出现过,似乎是真的跑到那石台里面去了。

那石台肯定是一个整体,连一条缝隙也没有,这老头是怎么进去的?石台里另一个影子是什么?那石台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?为什么出现在黄河的底部?都没有人能说得上来。

很快,六十一年过去了……



第一章

故事的开始





有非常良好的语言天赋,成年后,她在国家机关里做藏语翻译,老丈人就是做古董生意的,对于古董相当有一套,我整天拍他马屁,也逐渐对这些东西发生了兴趣。

凡是人一旦接触到古董,就很难不被其里面的高价值,高风险,高回报所吸引,于是我就在工作的闲暇,也做起一些关于古董的小生意。

然而天不从人愿,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,我前妻随着一领导班子勘探中蒙边境,两边分居了三年,我等了三年,最后她却没回来,听说是和她那边一领导好上了,前年给我寄来一离婚通知书,就再没有消息。

后来单位改制,我那几个月因为感情问题,连续旷工喝酒,什么都不管,就被踢了下来,把我下到了基层。

我一琢磨,那里都是我的徒弟啊,我下去给他们管,我能过得舒服吗?索性就下了海了。那时候生意也不好做,亏了不少生意,最后干脆做生不如做熟,就进了古董这一行。

看古董的手艺是我祖传了一点,我老丈人教了一点,勉强够用,解放前我家里是有名的晋商,开牙行的,不过“大革命”的时候,我的几个长辈都被斗得很惨,我老爷子心灰意冷,不想我再干这一行了,所以才送我去读大学,但是最后我还是没办法,逃不了这宿命。

所以说有时候,命运这个东西,还真不能不去敬畏他。

整件事情的开始是在1997年7月的太原南宫古玩市场。

那时候南宫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,人山人海,几百个摊位,琳琅满目



的瓷器、青铜器、木器充斥着视野。

天气热得让人窒息，我一个人在人群里面挤来挤去，心里老大不痛快。

那时候，我来山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每天都在南宫逛着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特别不顺，连一件上眼的东西都没见着，看着满眼的古董爱好者在赝品堆那里挑来挑去，讨价还价，我就心烦意乱。

我做的生意，叫做古董盘子，盘子口开在上海，每年都有两个月呆在山西，有时候下下乡村收收古董，有时候就在这市场里捣鼓一下，靠着自己的几分眼力讨讨生活。

山西是中国文化荟萃之地，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看山西，当年山西开钱庄的老板汇通天下，富可敌国，大量的古物从全国各地会聚到山西，山西成为了古董买卖的中心，经过十年浩劫之后，古董大多流落民间，所以全国各地的人到山西来淘宝的很多。

所谓古董盘子，就是指两地贩卖古董，赚取差价的意思，理论上来说，古董本身是没有实用价值的，他的价值由购买者自己的喜好来体现，所以我们这样的职业才有利可图。山西和上海的古董价格，就可能相差十倍以上。

那一次，我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一个上海的客人挑一些青铜器，最近几年青铜器的收藏风潮很火，大有赶超传统瓷器的意思。可是来回了几趟，基本没看到可能是真货的东西，甚至连能看得上眼的假货都没看到，

后来挤到几个以前做过生意的摊主那里，递了几支烟聊了一会儿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原来长沙那块儿严打盗墓，快一个多月了，拿着好东西那些地老鼠都没法运出来，货源没了，这里靠到民间去收的能有多少啊，自然是一片萧条。

我一琢磨，心中已经有一丝绝望，这市场恐怕短时间恢复不过来，这一次可能得空手回上海。

可怜我这单生意，油水还不少，就这么打了水漂，真是丧气，这水漂还是小，名气坏了，以后我这盘子要盘起来可就难喽。

在市场里穿来穿去，也没有认真地看上什么东西，不知不觉着，日头已经往西走了，再过三十分钟。天一黑，就算有好东西我也不敢看了，因为傍晚是眼力最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什么假货都上来，太多太乱，青铜器的做假又是极其逼真的，稍微一个疏忽，就可能“打眼”。

我心里感慨，看样子今天一天又是浪费，这可真是让人闹心啊，越想就越郁闷，索性也看不下去了，我点上一支烟，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，就往招待所走去。

如果当时决定再看几眼，或者是坐哪里休息一下，下面的事情可能就完全和我没关系，可是命运就是这样，该是我碰上的，就是我碰上。

我住的招待所就在南宫的边上，大概也就是一百多米的样子，是属于无证经营的那种，各色人等聚集，好在价钱便宜，经得起日子住。

房间虽然只有五个多平方，但是我一个人住，又有独立卫生间，洗澡



厕所都不用排队,这在这个招待所里,已经是总统套房的级别。此时我一身汗臭,就特别想念那两个人都挤不下的独立卫生间。

才走了没几步,忽然一个人在后面用手指捅了我一下,我以为是小偷,忙一捂口袋转过身去一看,是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,大概五六十岁,一头的白发,穿着个土里土气的蓝色工作服,手里捂着个包,正眼巴巴地看着我,看样子是个苦命人。

这老头不像是城里人,难道是找我问路的?我看着奇怪,问道,“你干什么?”

老头先是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四周,轻声对我说了一句:“爬牙里抬子,等打?”

我一听,心说什么台子凳子的,还等打,你他娘的才等着挨揍呢,道:“我也不需要台子凳子。”

那老头愣了一下,似乎没听懂我说话,又说道:“爬牙里抬子,等打等打?”

我心情不好,这时候有点火,便对他道:“我不等打,你要是等打,随便去找个人踹一脚,包你不用等!”

那老头子挠了挠头,给我的表情吓到了,看了我几眼,慢慢就走开去。

“有病”我心里骂了一句,继续向招待所走去,直走到南宫门口,回头一看,那老头没跟来,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



这一行，不像是摆地摊的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杀一百是一百，在这一行混，就得让人放心，不然谁从你这里拿货？要是骗一次给你骗过去了，日后总有机会被识穿，那时候在这行里就没办法立足了。

少爷看我不说话，知道我不同意他的看法，道：“哎，你别笑，我这话实在啊，你看这世道，早也关门，晚也关门，你不妨关门前捞上一笔，总比饿死强啊，现在走盘子的难度你不是不知道，早认识的几个早改行了。”

少爷这论调我每天几乎都能听一遍，这时哎了一声，摆手道：“你他娘的别扯了，你又不是这行里人，你发表什么意见，我做事情有自己的原则。”

少爷呵呵一声，道：“原则？做古董的人还有原则，哎，亏的你穷，没办法了。”

少爷奚落我是正常的，都说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，这年头哪个做古董，就算最差也是个万元户，可是我，就一身行头还行，身上无半两余钱，都是吃光用光，身体也不算健康，这种局面的确和我的原则有关系，山西摆地摊的，没一个笨的，只要是好东西，就不便宜，我又不卖假货，加上偶而打个眼给人坑一下，这钱就不留我啊。

说起心中凄苦，又想起那青铜器的生意，不由唏嘘不已。

正说着，忽然从门口进来一人，少爷看到客人自然要招呼，马上起身，问道：“老板，吃点什么？”

我转头看后，一愣，进来的那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碰到那老头，还



是那样子捂着个破包,听到少爷问他,用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叫了一碗面,似乎没注意到我,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

少爷一见是小生意,就不去招呼了,进到厨房吩咐厨子烧东西,然后自己又走出来,继续跟我聊天。我就压低声音,用筷子头指了指边上那人,问道:“这人是谁人,你听得出吗?”

“山西啊,山西口音”少爷也压低了声音:“你在山西也呆了不少时间,这点耳力都没有?”

我略微转头,偷偷看了看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老头,心说山西,那刚才他和我说的这些话是山西话,不是啊,虽然我很多时都在外省,但是山西话我不可能听不懂啊,那等打等打?难道是新发明的山西土语?

少爷拍了我一下,问道:“你搞什么?倒古董倒疯了,连老头也喜欢了?”

我一听失笑,转过头道:“胡扯什么?我是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……”说着突然想到少爷也是山西腔,马上问道,“哎,对了,你是山西本地人吧,我问你,山西话里面‘等打等打’,是什么意思?”

“等打等打?”少爷眉头一皱,脸色也一变,“你哪里听来这话的?”

“这是什么话?”我问道,看他表情有变,觉得奇怪。

少爷压低声音:“这是南爬子的蛮话啊,老子以前听几个在宾馆里的老头子说过几句,我也是听不懂去问我大爷,是我大爷和我说的。”



我哦了一声，心里一惊，转头再看那老头，心说，难道这其貌不扬的老头，竟然是个南爬子？

南爬子是山西一带外八行的人对盗墓贼的称呼，我也听我家里人说过，南爬子很神秘，山西的古墓也很多，而且山西的大墓，容易出粽子。天下养尸归“两西”，第一是陕西，第二就是山西，南爬子在山西讨生活，手段要比其他地方的走地仙，穿山鬼高明很多。

一般传得比较普遍的传说里，南爬子都是两个人一起，一老一少，穿大褂，带毡帽，有的还摆摊子给人算命，活脱脱就是风水先生一个，他们一般不亲自下地挖洞盗墓，他们平日里用来营生的手段，叫做“认眼”，也就是把为其他盗墓贼定点，他们有特殊的手段，可以理得山川大气，知道古墓在什么地方，行情最好的时候，十五块大洋走一次，四处一看，用扇子一点，点了就走，从不走空。

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比如说世道不好，或者碰上规格非常高的古墓时，他们才会亲自下地，行话里叫支锅，锅支起来，就是盗成了，锅支不起来，就是走空了。

南爬子盗墓，很讲究规矩，从不结大伙，一般都是由舅舅带着外甥，盗墓的时候，舅在外甥在内，进墓之前，必须洗手，点9寸长香，香灭之前，人必须出来。他们和关外的靛子一样，做活的时候不说人话，有自己的一套暗语。这套语不是行内人，基本上听不懂，而且据说学这门语言，必须入得南爬子这一门，要是你没有入这门，就算有人教，你也学不会，



有点西藏天授诗人的感觉。

我问少爷：“那这等打等打？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少爷摇头：“我又不是南爬子，怎么可能知道……干什么，这老头子，难道是……”

我点点头，把刚才在南宫门口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，少爷一听，眼睛一亮：“我说，老许，你运气不错啊，你那青铜器，可能有指望了。”

我一听奇怪，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南爬子进城，身上肯定带着好东西呢，南爬子的东西不能见光，他们只找知道规矩的做买卖，刚刚他和你说那话，他又在南宫门前转着，估计是有东西要出手。”少爷眯起眼睛看了看，看到了那老头捂的破包，道：“你看那小破包，那是精气横流啊，没错，你的买卖来了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，这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我们这一行什么骗子没见过，上次我在河南，碰上一老实巴焦的农民，那样子，要多老实有多老实，都可以说有点傻了，说他从泥里耙出来一碗，就二十块钱想卖，我拿过那碗来一看，照他脑袋上就是一下，那他娘的就是高仿瓷，后来在他身上一搜，这一身山沟土味道的农民兄弟，竟然口袋有上海大世界舞厅的票根。

古董界的骗子无一不是老实憨厚的，因为做古董的人都有一种爆富心里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捡到别人疏忽的宝贝，老实敦厚的相貌，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

看着少爷那样子，要不是我和他几年的酒肉关系了，我真还会以为



他娘的和着老头串通好,在和我演双簧呢。

一边还在怀疑,少爷已经让人拿了瓶大曲酒过来,塞给我道:“南爬子一天三顿酒,拿着这个,别说少爷我没仗义过你,日后发了财也好相见,快去!别让别人给堵了。”

我轻声对少爷道:“算啦,这年头骗子太多了,咱们少惹这种人,该是穷就是穷。”

少爷把头一转,嘿嘿一笑:“你这人,所以说有杀人的胆子却只有被别人杀的命,太墨守陈规。”说着就把我的啤酒拿开,把白酒塞给我,“你那眼力,河东也是十名之内,你还怕什么啊?”

我一想,倒也是,要是个骗子也就算了,要不是,那就是老天给我发达的机会,我还不要,那要是从别人那里听来那老头身上真有好东西,其他人买了发财了云云,那我还不一口气背过去。

想着我就接过白酒,对少爷道:“败给你了,那你再去搞几个菜,来只鸭子,快点搞上来。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许爷的手段,”说着就向那老头走去。

那老头子就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包，拿了一半却又拿了回去：“要不换个地方，我朋友说我卖这东西，逮住得枪毙，我带出来可不容易啊。”

我听了好笑，心说你里面是兵马佣还是司母方鼎啊？逮住了还得枪毙，真是越看他越像骗子，不过看他的认真劲，不好去逆他的意思，一看四面也都是南宫出来的人，现在一个个都竖着耳朵听呢，他说得也有道理，于是指了指一边厨房的门，道：“也行，好东西咱们别给其他人看，索性咱们进内屋，我仔细和您说说这事？”

那老头子看着那酒，就点了点头，我给少爷打了个眼色，少爷就带着我们进了他店后面，他们员工吃饭的地方，把外面的酒菜都端了进来。

这一小房间后面都不通，很是清静，有事情我就在这地方睡个午觉什么的，少爷摆上一圆桌子，我就让这老头别客气。

他早就对这白酒垂涎欲滴，一扬头就喝了一大口，脸上马上就泛红，然后夹起菜就吃。看样子没吃过好东西似的。

我一看这老头也太嫩了，哪有跑江湖的，人说让你喝酒你就喝的，可想到这里，心里忽然一个激灵，心说这家伙该不是个骗吃骗喝的，等一下他包里一拿出来，是一大瓦片，我们他娘的气死还贴上一桌子菜。

想着我就不让他多吃了，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别光顾着吃，咱们边吃边谈，你那东西，能让我们看了吧？”

老头子却不理我，两口就把一杯白酒喝干了，还真不客气，自己又给

青铜卣,一看就是同一套里的,我一估计,不得了,这一套东西,在南宫就能卖到三万,要去了上海或者北京,那真不好说了。

最后一扁的东西,是一个片腐朽青铜片,上面刻着鸟篆铭文和云雷纹路,似乎是从一大的青铜器上掰下来的。

光这几个小件,已经够我小赚一比了,看这青铜片,估计他可能还有大东西没带出来,心里不由咋舌头,这些东西,别说请一顿酒,就算是请他吃一个礼拜,也是凤毛麟角的事情。

我看得目瞪口呆,就问那老头子:“老爷子,这些个东西,您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啊?我靠,可把我晃了眼了。”

老头子看了我一眼,道:“这你就别问了,想要就开个价吧。”

这时候我还真不敢随便开价,这些东西的规格太高,而且成色很好,现在很少能看到这种档次的东西,我感觉这东西可能不是盗墓盗出来的,而可能是从那些收藏这些东西的有钱人家里偷出来的。要是盗墓的东西我不怕,死人不会报警,但是要是从人家里偷出来的,那这东西就烫手,一流到市面上去,很可能就会查到我头上来。

我左右为难,想了想说道:“老爷子,不瞒您说,您这东西成色太好,拿出去,敢收的人不多,你要不就实话告诉我,你这东西怎么来的,要不,我就帮你介绍几个胆子大的,你给我点介绍费得了,不然要是你这东西是黑货,那我就给您给害了。”

“黑货,甚是黑货?”老头子不解,不过一看我又不买这东西了,他也



第四章

黄河古物的传说

